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六至八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六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震下巽上

康節先生曰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詳見泰卦

伊川先生曰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為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

激則風怒雨相助益所以為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者損也陰變而為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為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益易傳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損益實一道相須以成德有損而後

有益故聖人先求損修德之序也損而致益損之得也損而无益損之失也得則為善為君子失則為惡為小人此損之道有二也益一而已然損主止益主動止故有孚元吉无咎而後利有攸往益繼止以動故利有攸往而利涉大川也益象虛中而上下二卦皆木所以利涉大川損益之道相為終始故二卦之辭其義相繼易說

新安朱氏曰益增益也為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

下卦初畫之隂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為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攸往而利涉大川也本義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伊川先生曰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為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无疆謂无窮極

也自上而降已以下下其道之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為自上下下之義　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　益之為一无為字一作於道於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為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　又以二體言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為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

進一本益字在日進下廣大无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　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矣方所也有方所一无所字則有限量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　天地之益无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易益傳

橫渠先生曰上巽下動者損上益下之道木以動而

巽故利涉大川否卦九四下而為初九故曰天施地生又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易說

白雲郭氏曰益自否來乾之九四損而成巽坤之初六益而為震是損上之四益下之初也民說无疆者言其為君而厚下也損不以君民為言者蓋其所損或善或惡其道皆上行耳損惡而上行則德日進矣損善而上行是以自厚私已之道故與益為異也然自修德言之則先損以遠害後益以

興利是以其道大光也利有攸往言往而興利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斯天下有慶矣木道乃行者益之卦象與中孚相類中孚之利涉大川以乘木舟虛也益之震巽皆為木道雖未若中孚之舟虛亦木道行而利涉大川也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取諸益者亦木道之行也益動而巽則无盈滿之累故日進无疆顔淵有若无實若虛終日不違如愚所以見其進未見其

止也孔子曰益長裕而不設故益裕道也雖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亦長裕不設之大者耳聖人法天地是以中正有慶也損言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則并損益言之益言凡益之道至是損為已事則无損矣惟有益而已與時偕行以言其日進而不已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益否之變損之反也損上之九四益下之初六損上益下也益之巽乃損之兌坤為衆

民也損上益下得民之心是以民説无疆者乾上九益坤初也天无疆地與天合徳乃无疆无疆則民説无彼此之限故曰損上益下民説无疆此以初九言益之道也否自上而下一變漸二變渙三變益漸渙皆有坎離日月象以上之貴能下其下則益道光明文武之下下是也夫損者將以為益也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至於自上下下其道乃大光明矣故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此再以初九推

原其變而言益也九五本損之九二反而上往得尊位以中正觀天下六二復以中正應之君臣上下以中正益天下天下受其益是為九五一人有慶則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故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此以損之九二往五而言益也益道之行自上下下為漸為渙皆有涉坎之象巽為木坎為大川木在坎上乘舟之象上益其下百姓親附樂為之用入可以守出可以戰如子弟之衛父兄孰不

致其死力以犯大難哉故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此復以初九之變兼上五二爻言益也凡利涉大川言木者三益也渙也中孚也皆巽坎也渙曰乘木有功中孚曰乘木舟虛動者震也巽者巽也无疆者乾合坤也否變漸有離日變渙變益日進而上行益動而巽於理則日進而无疆如寒暑之不停晝夜之有經日益一日莫之能禦以動而巽也故曰益動而巽其益无疆此合震巽二體兼初九

之變而言益也天地之益物者以動而巽也天施一陽於地地得之以生萬物自坎至艮自艮至震其益乃盈乎天地之間豈有方所分量哉益人者動而巽於理亦然輔其自然各足其分无方也坤為方乾變之為无方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是也故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因乾降坤升以言益也天地之大損益有時益極則損損極則益其道與天地並是以能无疆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此

再以損益二卦終言乎益之時也在卦氣為立春故太玄準之以增易傳　又曰横渠易解損六三上九曰六三本為上六上九本為九三解益曰否卦九四下而為初九故曰天施地生又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則横渠言卦變矣叢說

新安朱氏曰益損上益下以卦體釋卦名義利有攸往以卦體卦象釋卦辭益動而巽者動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體之義又以此極

言賁益之大本義 大抵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換損好益却不好如損六五却成益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却不好 或說損益先生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這箇勢自住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惟是聖人能順得這勢盡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便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因只是因這箇損益也是損益這箇 問益卦木道乃行曰不須改木字為益字只木字亦得

其見一朋友有說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為金易卦之金也兊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為木是卦中取象震為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維故也　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先生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並語錄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濂溪先生曰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无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无畏邪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无弗愛且敬焉　又曰仲由喜聞過令名无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无忌也噫 並通書　又曰君

子乾乾不息於誠詳見乾大象

伊川先生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已為益之道无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无大於是易傳

藍田呂氏曰益增長以為利也風雷振動萬物變而新之有遷善改過之義

白雲郭氏曰子夏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

皆益也天施地生所以益萬物者莫盛於雷風也
損之象言懲忿窒慾蓋言修德之始務損去其惡
也其惡既損則見善自遷矣然猶曰有過則改者
非謂懲窒忿慾之未盡也蓋遷善之際猶或有失
焉有之又當不憚改也過謂過失耳非若忿慾之
為惡也顔子三月不違仁則亦有違矣不遠復則
亦有未復之時矣所謂過也是以顔子克己之始
於視聽言動之非禮者皆勿而絶之所謂懲忿窒

慾也及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又弗失所謂見善則遷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孔子以謂殆庶幾所謂有過則改也論語亦以不遷怒不貳過言之不遷怒則所遷者善矣故懲忿窒慾始也見善則遷中也有過則改終也知此則損益之道盡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風行雷動相薄有聲不知風之為雷歟雷之為風歟風雷相益也君子見人之善則遷

之已有過則改之忘乎已與人也相益而已益自否來九四不正之初而正一變成離離為目見善則遷也初六不正過也初往之四得正有過則改也不遷善則无改過遷善者以改過為益易傳

新安朱氏曰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本義　先生言其胙日思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

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澹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强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又曰公所説蒙與蠱二象却有意思如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必是降下山以塞其澤便是此象六十四卦象皆如此　問益卦遷善改過先生曰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已所不及則遷之如風之急雷是

一箇勇決底物見已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

決不容有些小遲緩 並語錄 又曰有心悖理謂之

惡无心失理謂之過 通書釋義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

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

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 一无至字 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

應於已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 一作巽 於賢

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為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喜而吉則无過咎不能元吉則不惟在已有咎乃累乎上為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

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剛陽之德施益於下故利用大作然必元吉乃无咎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初九當益之時損上益下初九以剛處益之下居動之始受上之益利於大有為者也然位卑而任重不循其本以獲元吉則未能免咎者也

白雲郭氏曰損為益之始益為損之終損益者始

終之道也在損之初言當已事至益之初則遄往之時矣故言利用為大作而繫辭言益以興利其義一也自益之一卦言之則初九為益之始自損而至於益言之則初九道已成矣先難之事已矣言乎得失則元吉論其脩德則无咎當興利之初故利為大作也損益二卦終始相通故其辭意相接損之上九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而象言大得志益之初九言利用為大作

元吉无咎葢所以終利有攸往之辭亦知其大得志也猶之卦辭損自有孚終於利有攸往而益之卦辭以利有攸往為始也下不厚事者益之初九非先難之時故雖在下而不必厚於事是以直以長裕之道大有為以益天下自然元吉无咎也事如懲忿窒慾損惡之事固當厚而不敢忽然德既有成當利澤天下非厚事之時也何以知其德之成葢方忿未懲慾未窒之時非獨无以致元吉亦

且未能補過而无咎矣陽說

漢上朱氏曰陽為大震為作益之初利用有為而大作大作者作大事以益天下也事大且善獲元吉則動而无咎初九正得乾之始元吉也坤厚也巽為事震有伏巽動則坤見震巽毁下不可厚事也先王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唯田與追胥竭作其不可厚事如此為大作也非元吉則安得无咎

新安朱氏曰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報効故利用為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本義

元吉无咎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則吉而理却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語錄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

處中正之道虚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茍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虚則來物理自然也故或有可益之事則衆朋助而益之十者衆辭衆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虚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一作損之

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柔爲虛受剛爲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

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從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　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有有益之事衆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

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五為正應固在其中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言損上益下之道理不可易人皆信之雖十朋之龜亦不能違此道也往見損九五居中體柔蒙上之益修報於下享帝之美莫盛於此焉或益之必有自外來而益之者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義見損之六五然益之六二雖

居下卦之中天下之益歸之有王者之象焉莫尊於王而受上之益則所謂上者帝而已矣享于帝吉受天之益也

白雲郭氏曰損益本一道相須以相成以二卦反對言之則損之上益之初損之五益之二也故損上益初其辭相屬而損五益二又大同矣自損五之下去益既遠於益為不及自益二之上去損復遠其辭為已過矣六二柔順中正人之所與故或

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也或者來益而不一之辭
損之六五曰元吉自然之吉也此曰永貞吉久而
有守斯為吉也君臣之道不同故其為吉亦異或
益之人益之也十朋之龜弗克違鬼神益之也王
用享于帝吉天益之也益象虛中而六二謙以居
之是以致益之多天且弗違況於人與鬼神乎在
謙之彖言天道益謙鬼神福謙人道好謙益之六
二皆得之伊川曰人之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

二中正虚已而益之者自外來是也苟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來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益損之反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故其象同夫子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然異於損者六二受益者也虚中退託又順從之九五自外來而益之或益之者益之者不一天下之善皆歸之也天地鬼神人道貴謙得人如此故十朋之龜弗

克違受益者當守而不變愈久而不厭則來益者无窮矣故永貞吉言六二之虛中不可動也乾五為王乾五兼上九為巽巽為工帝者天之工宰故又為上帝象五自外來益二成兊有殺牛于宮象及復於五有升自門闕享于帝之象六二受益不已獲天人之助王者用此爻以享于上帝吉也況六二乎易傳

和靖尹氏曰損益卦中十朋之是斷句龜弗克違語錄

新安朱氏曰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文位皆陰故以永貞爲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爲卜郊之吉占或者衆无定主之辭本義　王用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底道理語錄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

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為益者无一者字也果於為益用之於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惟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以一无以字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為而无為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為不合中行亦

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于上矣在下而有為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為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為義故不論其本

質也　六三益之獨可用於凶事者以其固有之也謂專固自任其事也居下當禀承於上乃專任其事惟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則可也乃處急難變故之權宜故得无咎若平時則不可也益易傳

橫渠先生曰中行者不私於應无所偏係也用心不私以拯凶難雖非王者之佐可以用之牧伯以為藩屏之臣矣體躁居陽上有剛應持此施益用拯凶難乃其固能也故无咎可必然亦須執禮告上公而行

方合中道其曰告公者未足專進爲王者之佐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益則吉矣而用凶事者所謂吉人凶其吉也三居下體之上當震動之極不用凶事則高而危滿而溢矣非固有之道也所謂凶事者必非衣帛冠布挹而損之行恭而用儉所以固有之也三本剛體而以柔居之故有用凶事之象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居動之極爲益之過者過於益下雖不爲凶而用於患難之際則得其宜而无咎

也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者信以行之貴於得中而後可以告公用圭也告公用圭治世之禮也益之過厚用於患難則可固有之茍欲用之平世非有孚以中道行則不能固有矣此明時有不同其用亦異也伊川曰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然則孟子謂拯民水火之時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易以正為吉不正為凶六居三不正上巽來益三巽為事益之用凶事也三震動之極

為決躁巽其究為躁果於益民者也用之於凶事乃无咎以位不當故也凶事者患難艱阨非常之事唯此乃當奮身不顧如救焚拯溺果於益可也然非有誠心愛民見信於上中道而行亦不可三公位上乾不變為玉震東方之卦交乾為圭圭象春生者也三公以中道上行見孚於上故聘之用圭以達其誠及其既孚上九反三復以誠信與之用圭之禮卒事則反之告者上告下也伏兊為口

告公用圭也夫益用凶事唯有孚中行上三爻孚
至於告公用圭乃能固有其孚不然公雖人臣之
尊位也為善專輒有拊偪其民之嫌雖益猶有咎
季路為蒲宰修溝洫不白於君以簞食壺漿與民
而夫子止之者亦此類也易傳曰禮大夫執圭而
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皆以達誠而已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
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

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本義並

益之用凶事猶言用降我凶徳嘉績于朕邦語録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伊川先生曰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而下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於上也

惟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為依遷國為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　爻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明之曰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

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_{並易}

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體巽應卑持此施益可以為依遷之國純用卑柔仍告上公見從方可用事无剛故也不足告王故曰告公　本為初六寄位於四居陰體巽所趨在下以為依遷之國人所容信然必中行不私然後可告必見從蓋上以益下為心也_{並易說}

藍田吕氏曰六三居下體之上不純乎下六四居

上體之下不純乎上當益之時損上益下三四既不純乎上下則損益皆不過乎中故二爻位雖不中皆曰中行又皆陰柔之質不能有所大益不足於王者之事故皆曰告公所可用利益者一事而已故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六四利用為依遷國靖難求安而已非過益也三以陰居陽可以有為故曰益之用凶事无咎以其所益固有以自任也能固有以自任少有為而不過中行足以信于上

而鎮撫其國也故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寳玉國之重器所以鎮撫之也四以隂居隂不及三之有為无可益者求安而已告公而從其志得矣非有為也傳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凡遷國者必有依於人而後濟四不能有為可為遷國之依而已

白雲郭氏曰三四失中故皆以中行戒之四非有為之地居巽之下不能自動以益人故欲有行也告公而已欲遷國也依人而已不能自用也告公

者以益天下之志告之也

漢上朱氏曰三四中位六四當位以益下四之初其中下行故曰中行益人者以中道行也三公位初九應四有伏兌兌口告公也兌口坤順允從之象故曰告公雖益人以中道告公而不從亦不可行四諸侯位坤為國四之初遷國也依六三公位而後遷故曰依遷國苟利於吾力不足則依之以遷國可也衛文公依齊桓公而遷楚丘是也六四

告公而從能遷其國者以益民為志公信之也志動於中者也遷大事也傳曰吾不能定遷事有當遷而益者以遷為中不可憚也然非以益民為志雖有强國亦不可依之以遷遷則不利許子是也易傳曰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此言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

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也本義　中行與依見不得是指誰　利用遷國程昌禹守壽春虜人來占得此爻遷來鼎州後平楊幺有功並語録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一无之字

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茍至誠益於（一作於益）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一作於益）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　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

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能致益者君也而求其益者天下之民也有孚惠心則所以致益者有至誠之道焉此其所以元吉也有孚惠我德則天下之民求益而得益至誠懷我之德矣此其所以大得志也益之道於是為至損之上九言大得志蓋自損得益而為得志也此言大得志蓋君子有惠天下之志至於天下信而懷其德是為大得志之時也

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九五之謂也勿問者有孚恵心无所擇也猶彖言天施地生而曰无方繫辭言益之長裕而曰不設皆无限極之意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二應九五有孚也中者心之象惠者順人心而益之五有惠心二信之益人以誠也五之二成兊兊口問也問而後惠惠亦狹矣勿問則吉之至善故勿問元吉不失其始之吉也五不

之二而守中正兊象隠勿問之吉也故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六二中正孚於五者惠我中正之德也九五勿問六二自順我德而中正之德自益以誠不費之惠也是以九五不動而大得志易傳曰人君至誠於益天下則天下孰不以誠懐吾德而為惠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有信以惠於下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本義

東萊呂氏曰益九五有孚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然後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徳也苟惠民而先問民之感與不感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樂應乎梁惠王徒有移民之小惠已遽問孟子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此不知勿問之理也易說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讐怨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謂一作當速改也

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茍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其偏已之辭也苟不偏已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為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已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為不善則千里之

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未嘗損已而云莫益之作易者因益卦

而言爾　體剛質巽志應在下位亢於上故立心勿恒或擊之反或益之之義為文故又云自外來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理高極者必危滿極者必溢是以益賛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詩人美成王言能持盈守成則知盈滿之戒古人深慎之也益之上九益道既極其損將至故莫益之莫益之者莫之與益也莫之與益則惟傷之者至是以至於或

擊也夫以乾之健猶有姤以坤之順猶有復物之所不能免者當是時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尚懼不免於擊況立心勿恒之人乎其凶宜矣偏辭者言莫益之之辭謂一偏於求益不已不知持滿之戒故至於極而莫之與是所以謂之偏也持滿之道何如孔子所謂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是也且方益之時天地人鬼无或不致益焉及其極也外來之擊斯亦衆矣謙言天道虧盈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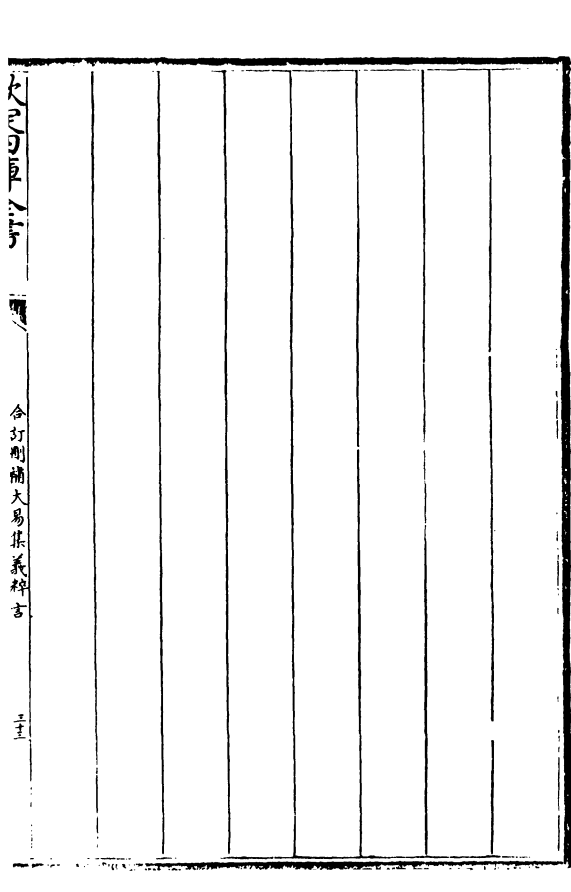
害盈人道惡盈益而至於盈其害必至與豐之上六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歳不覿凶其義皆同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益之極有不益者矣上當益三而莫益之上三相益有雷風相與之象恒也巽股立也三中為心上九莫益之持其心不以相益為恒如是則凶矣人道彼我相益而後安莫益之有我而已　偏之辭不知道之大全也三徃乘之艮手上擊九損於下雖欲益之晚矣何以知或擊之

九自外來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內人之情也上九安能有我而忘彼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　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本義

問或擊之先生曰或字衆无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語録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七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乾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為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

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易

傳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

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
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
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
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
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　君子之治小人以其
不善也必以已之善道勝革之故聖王誅亂必先脩
已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
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

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為寇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並易集

白雲郭氏曰以剛決柔謂之夬剛柔者君子小人之象也小人之害君子也以喜怒之私心往往陰為之謀以行譖害君子之去小人也以天下之公

義是以暴揚于王庭孚號其有自取危厲之道而決之也以一柔而乘五剛自危之道也不能退聽以違之是其可決也告自邑者始自王庭孚號其有厲而決之然後自邑國告之及於四方以見盡天下之公義也夫威天下者不以兵革之利况君子決小人有道存焉豈假威力以彊之乎是以不利即戎也利有攸往者乾道將復雖君子不得自已往而決之隨時之義也此舜所以必先去四凶

然後天下可得而治矣易說

新安朱氏曰夬決也陽決隂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隂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攸往也皆戒之之辭本義

揚于王庭孚號有厲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劍從自家頭上落也須著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慊語錄

東萊呂氏曰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夫五陽決一陰之時君子之勢盛小人之勢衰常人當此時多欲極力誅鋤小人絶其根本其間有識者謂君子已盛小人已衰事不可做盡不如且止殊不知恃君子衆多便欲誅鋤小人以即戎窮兵者固非矣若徒知不利即戎便以為事不可盡止而不為者亦非也小人固不可窮治无已至於在我之德教政事愈進則向上愈有事豈可止而不往乎此所謂

利有攸往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伊川先生曰夬為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決而和以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兌說為和 揚于王庭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為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

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於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　孚號有厲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　告自邑當先自治不宜專上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尚謂剛武也　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可以必勝而忽慢故能矜慎則愈光

也　除惡務本故利有所進而後為德乃終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揚于王庭誦言於上也孚號誕告於
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夫去小人而播告之
脩若是其詳何也蓋君子之夬也豈徒夬其人而
已固將戮一以懲百使天下皆知惡之不可為如
四罪而天下服也然小人之陰慝其慮身甚周其
欲害君子之意甚切將欲決之能无疑乎故初則
不勝二則惕號三猶有凶也雖然彼以其邪我以

吾正彼以其亾我以吾仁又方與羣剛協德盡道以去之其憂不濟乎故其危也乃其所以為光也若夫九五則據利勢操主權其除惡之易如薙莧陸甚易而无危矣然才高而性剛必期於夬夬而後已雖未過中於道為未光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明剛決柔謂之夬非剛決柔不名夬也然有乾之健故能決有兊之說故能和小人既決合天下之公義故天下說而和所謂四罪而

天下咸服也柔乘五剛不得不正其罪是所以必揚于王庭也其危乃光者明信宣布其所以自取危亡之道則君子之公義乃明矣所尚乃窮者以威力為尚而不知有道存焉適足以致小人之辭是自窮之道也剛長乃終者五剛既盛必復於乾而後已柔不去則剛不長非終道也小人不去則君子之道不長君子之道不長非君子之終也剛長乃終必決之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陽長於下一隂消於上五陽合力而決一隂故曰夬決也剛決柔也此以五剛言夬之時也健者乾也決而和說者兌也健而說諸理決而不失其和非亢暴忿疾以力勝之決之至善者也古之人退人以禮其用刑至於殺之而不怨所以異於刑名家也彼嚴而少恩敢於殺以失人之情豈知健決有和說之義故曰健而說決而和此合二體言夬之才也五王位伏艮為庭王庭者

孤卿大夫諸侯三公羣士羣吏之位大詢于衆之地五得尊位體兊兊為口訟言於王庭與衆君子共去之而无忌以上六小人得位一柔乘五剛則其害未易去也故曰揚于王庭一柔而乘五剛也此以九五言處決之道也或曰何以知艮為庭曰艮行於庭春秋左氏傳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庭實旅百杜氏曰艮為門庭上六下與九三相應成巽離巽為號巽風者

天之號令故號令也號呼也命也皆取巽象相應孚也揚于王庭發大號以信於下使知危者安其位不可易也一柔乘五剛而未去有危之道厲者危也其危猶曰其亡則決小人之道光矣離為光所謂與衆棄之舜去四凶而天下服是已若隱其誅如唐去李輔國則不光矣故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此以上六應九三言處夬之道也夬自姤變一變同人二變履三變小畜四變大有五變夬

姤巽為命同人二坤為邑履兌為口告邑也於小畜大有皆有告命之象告自邑者告戒自我私邑言自治也君子將治小人必先自治自治則以我之善去彼不善小人所以服也傅曰无瑕者乃能戮人舜脩文德文王无畔援歆羨自治也故曰告自邑戎戈兵也離之象自同人之離五變離成兌兌為刑殺而近君不利即戎也決小人不能揚于王庭孚大號於下藉戎兵以清君側猶鑿木去蠹

薰社逐鼠豈夬之尚哉所貴其夬者謂其乘時去害動而不窮也交兵幸一日之勝則窮矣自古用兵去小人如漢唐之季召外兵以去近習其禍至於覆宗聖人之戒不其深乎故曰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此二者推原卦變以言夬之所當戒也君子之道有始必有終夬始於復其剛浸長一柔尚存君子之道有未盡也剛長成乾其道乃終不能終則必有悔彥範之不誅武三思卒為世患剛長

不終也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此後以五剛終言處夬之道也在卦氣為三月故太玄準之以斷毅易傳

新安朱氏曰夬決也健而說決而和釋卦名義而贊其德揚于王庭已下此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一小人加於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即為純乾也本義　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為陽不能无陰中國不能无夷

狄君子不能无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邪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　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九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先生曰卦有兌體兌為口故多言號也　或說夬卦云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猶欲人戒謹恐懼其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无時不戒謹恐懼非是到這時方戒懼不成說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只才

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至　夬卦號字皆當音如嗥字唯孚號古來作去聲看來亦是當平音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彖剛長乃終也夬五剛若能不已而更進則其剛長而為乾剛極於此矣所謂剛長乃終也至於乾果終乎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此理未嘗有終也 易說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伊川先生曰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為夬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漑於下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君子道長故非德之禁可以必行然不

可恃令之行无恩以及下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施禄及下可遽決也進有德以居位不可遽決也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猶察之見賢而後用之此居德則忌也忌謂戒慎也

白雲郭氏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今澤上於天有必下之勢在萬物有必說之理君子法之所以施禄及下是不以富貴自有而與天下共之也施禄及下者君子之所以澤物也居德則忌者君子之

所以處已也所處在德不踰法禁之中躬已之厚也子夏所謂大德不踰閑之義也惟躬已厚故可以澤物而天下說之矣孔子曰脩已以安百姓故人君未有不正心誠意脩身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也或曰忌者禁民為非也夬之象以說下為主无法禁之義葢夬之取名本於五剛一柔卦彖論全體六畫之象故以剛決為主而象則分兌與乾之二象論之故以說下為主是以其義不同也輔嗣

又以則忌為明忌失之矣忌猶自有忌憚之思故亦通不踰法禁之意易說

漢上朱氏曰雨澤上於天其勢不居必決而下流君子體夬之象故施禄澤以及下兊為口食下應三有施禄及下之象古者上有大澤則民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君子之於德也寛以居之然後仁以行之若決而散則不可以畜矣故以此施禄則可以此居德則忌上六居位而安有伏艮

居德象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居德則忌未詳本義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為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為咎也夬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

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　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无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言能慮勝而往則无咎易說

藍田吕氏曰初九以健在下壯于前趾者也當決之始畜銳以待度不勝不往乃可以免咎不能量敵慮勝徼倖輕進欲勝柔邪而反長之兹乃為咎

不可不慎

白雲郭氏曰四剛過中已爲大壯況夬之五剛乎故大壯初九曰壯于趾而夬曰壯于前趾則又欲速進其壯矣然初九居剛長之初力未能決有必不勝之理必不勝而往其咎宜也此復所以有朋來无咎之義而夬之初九失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大壯震爲足初九在下體之下應足之動趾也夬自大壯積之在大壯時四剛已壯長

而至於五剛則初九壯于前大壯之趾也大壯所以征凶者初九无應不可動而先動也今震足毀折又无應動而往不正不正不足以勝九四恃其剛壯不計彼之不可勝而往決之過也不正故有咎不曰凶者陰將盡也易傳曰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易傳

新安朱氏曰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

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語錄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為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内懷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為

至善何也曰陽決隂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警懼申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慮雖有戎何恤能得中道故剛而不暴（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決之時以剛得中雖與物敵先知所以備豫之道不為窮兵幸勝之計則寇來不可犯故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白雲郭氏曰初九過於用剛而不知不勝之咎九二處中居陰則无過焉是以有兢慎戒不虞之義惕知懼也號明戒也有備則无患故雖莫夜有戎非所憂也得中道者以剛中自治而已非如初九之過於用剛者也大壯以初九九三用壯而二則貞吉皆與夬同惕號鄭氏音號令之號而作號呼者非其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動成離目巽為多白眼惕懼之象

巽風爲號應允口爲號呼故曰惕號離日在西之下莫也巽爲入日入於地莫夜也離爲戈兵戎也坎爲憂離見坎伏勿恤也一爻又具此三者故曰有戎勿恤九二剛長欲極之時處中體柔不爲過剛中動而正可以決小人矣而猶不忘乎戒懼求應自處之至善者也小人知將亡其徒必乗人之疑以相恐動夫暮至於夜陰氣將盡陽氣欲生雖有戎兵窮寇也勿憂可也我得中道行之以正雖

千萬人往矣何恤乎小人况窮寇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當决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本義　號平聲取兑象　王子獻卜過夬之九二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並語録

東萊吕氏曰治小人者若能兢惕而出號令常為防備則小人雖欲不測而害君子如莫夜之戎兵

亦不必恤葢我常有備不問其何時來皆有以待之象所謂得中道者葢治小人兢懼戒備乃是本分事初非過當故以中道明之易說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无

咎夬決尚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顴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為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為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故不與衆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

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絶之若見濡汚有慍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為教耳爻文所以交錯者由有過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為連也（一作誤而相連也）牽梏於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於有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三以陽居陽進決於上是壯于頄也不得中道過壯或凶故曰有凶君子明於事幾能夬

於用夬進而緩之以善其終不假用衆故曰獨行使之説從故曰遇雨若濡君子之心終无係累故必有慍雖其有慍於正无害故曰无咎故君子之道綽然餘裕終不為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獨與上六應上六居上故曰頄四剛決柔已獨助之違衆不祥是以凶也惟君子心无私係亟欲決而不助故曰君子夬夬然位當其應雖與四剛同行獨為上六之牽援遠之則怨

如獨行遇雨雖爲濡汚貽彼之愠怒則有之卒无咎也

白雲郭氏曰夬與大壯内卦三爻相類故初九九三言壯壯者小人用剛之事非大者之壯也二卦九三皆具君子小人二義故大壯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而此則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是也以小人用壯言之則知壯于頄者小人之事也頄面顴也上體也用壯于上而不知有時焉是以凶也

君子之剛則異乎此當可決之時則決之君子之道也是以九五之決有莧陸之易小人獨行用壯雖遇雨之和猶濡而有慍況非和乎故其為過實自取之无所歸咎也唯君子明夬夬之義則終无咎矣故象言終无咎非釋爻辭也蓋言小人之有咎不若君子終无咎也九三雖用壯而上六為應故遇雨之象夬夬者上之夬夬時也下之夬夬決也得夬之時而後夬決也大壯於君子用罔之下

復言小人事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此於君子夬夬之後言獨行遇雨其義同也皆言君子小人者九三之位有上下之義然小人之歸者多矣故聖人皆重明小人之戒也胡安定以君子夬夬居若濡有慍之下伊川以獨行遇雨在君子夬夬之上皆以下有无咎二字難釋然義亦可通不必移也至諸家非大失其意則不明釋之皆疑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易傳曰爻辭差錯當云壯于頄有凶

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无咎以彖考之傳為是三健之極與上六小人相應乾為首兌見於外為頰九三往應之頰柔而增剛壯于頄頄頰間骨鄭氏本作頯衆陽決小人而已違衆應之有凶之道不正也四爻不應三獨上行而遇之兌澤下流遇雨也言說小人而與之和也兌和說也君子當此則棄去情累外決小人而絕之内自健決決之又決以上六兌三動復成兌夬夬也乾為衣坤

爲嵗而遇兊澤需濡也巽多白眼上視而不悅愠也若惡小人之浼已如遇雨需濡其衣又疾視之有愠怒則无咎故曰終无咎也或曰君子亦有愠乎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當怒而怒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於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

濡而為君子所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温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本義　伊川改九三爻辭次序看來不必改　夬九三壯于頄看來舊本文義自順不知程氏何故改易之有慍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顔杲卿使安禄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語其徒曰吾輩何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卦中只此卦與復卦六四有獨字此卦諸爻皆欲去陰獨此一爻與六為應也是惡模樣　問九三

壯于頄先生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為所濡濕雖為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温嶠之於王敦是也並語録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伊川先生曰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進難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彊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彊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巳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它卦九居四其失未

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　九處隂位不當也以陽居柔失其剛決故不能彊進其行次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聦聽之不明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一隂在上衆陽爭趨三其正應已獨乘之故行止皆凶牽羊者必讓而先之則為力也易溺於所趨必不能用故曰聞言不信溺於心者聽必不聦（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四剛長決柔之時以陽居陰附於柔闇從剛者之行則不果聞剛者之言則不信故其行次且聞言不信也後為三陽近迫則失所處故曰臀无膚前為九五之所曳則不得止故曰牽羊羊性柔很可驅而不可牽四茍從五之所牽悔猶可亡然聞言不信則不聽可知

白雲郭氏曰五剛之中九四獨非中正之位故為不明之象葢有因循茍安之心且當三陽並進之

時已獨居其上則不得其安矣故曆无膚初无果敢有為之志故其行次且能自勉以從陽亦可亡其悔矣羊很而无知九四之象牽如牽羊之牽勉彊之意也然有見善不明聞言而不信者其悔亦未能亡也陽喜進而隂喜退其位不當則進退不一是以次且君子聽思聦故聞善言則信九四不足以與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一隂在上衆陽爭趨之九四居上卦

之後動有伏艮為臀艮柔為膚三陽自下侵之不足於柔也故臀无膚无膚則不可以處矣四本大壯震震為足欲前而九五礙之又柔而少決則却而不前故其行次且次且一本作趑趄次且不可前矣處則乘剛行則不前以九處四也故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然則為九四者如何避位居初讓三陽使先行斯可无悔矣四動成兌兌為羊羊性很牽挽則抵觸不行却行而使之先則行張載曰

牽羊者讓而先之如是悔亡正故也雖有是言也九四未必聞其言而信之不足於剛決也兌為口坎耳受之信也九四動乃有坎耳離目聰明之象不動則耳塞目毀聰不明矣兌口雖告莫之聽焉故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言而

信則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本義　牽羊悔亡其說得於許慎之語録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隂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隂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

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為易斷故取為象　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為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

深矣。傳易並

橫渠先生曰陽近於陰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免咎說易

龜山楊氏曰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為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既已出師朝廷上下宜无不以為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亦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

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為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脩德以待其來之為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沖涖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无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其舜之事乎餘杭語錄

白雲郭氏曰剛長至於五所謂可決之時矣君子於是決之如決莧陸之易无所用力焉故曰莧陸夬夬也初之為咎三之有凶皆非知時者也九五得其時得其位用衆剛之力有決之過无不及焉是以用中行之道則无咎過則咎也然九五尊位大中居光宅天下之任其道豈決小人而已哉決小人臣下之事也雖得中道亦未光也未光有終光之義能克其道則光矣取象於莧陸二物者如

言推枯拉朽之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大壯震為蕃鮮兌為澤莧蕢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赤乾為大赤上六之象陸商陸亦澤草也葉大而柔根猥大而深有赤白二種五動震為蕃鮮伏巽為白商陸也莧陸小人之近君者莧柔脆根淺易決商陸根大而深為難決九五得尊位大中為決之主當五陽並進決小人之時而反比之中道未光也五兌乾健決也動而往決上

六復成兌故曰夬夬決之又決震巽象毀成離則莧與陸去而中道光矣離為光動則不正宜若有咎然夬之時剛長乃有終動而往決而後中道行張載曰陽比於陰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无咎易傳曰五心有比於中道未得為光也蓋人心有所欲則離道矣此示人之意深矣易傳 又曰莧陸澤草也生於三月四月莧蕢也葉柔根堅而赤陸大於莧葉柔根堅堅者兌之剛也堅而赤赤者

乾之色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為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中未光也程傳備矣並本義

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得无咎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箇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

子所謂偷則自行便是這意思照管不著便走將去那裏去爻雖無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多中行无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爻者能中行則无咎不然則有咎　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各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佛氏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

水腫其子紅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陽長將極隂消將盡獨一隂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　陽剛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亡豈復能長久乎雖號咷无以為也故云終不可長也先儒以卦中有孚號惕號欲以无號為无號作去聲謂无用

更加號令非也一卦中適有兩去聲字一平聲字何害而讀易者率皆疑之或曰聖人之於天下雖大惡未嘗必絶之也令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並易

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

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雍曰上六之凶適當五剛
進決之時不可苟免故言无號終有凶也不可長
者又言終凶之速也然號有哀號之意卦有三號
字王氏以一為號令二為號呼或皆為號令字獨
伊川以二為號令上六為號咷字最為當理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之三成巽巽為號上六小人知
非而去有號呼求免之象陽長陰消之時安其位
而不去无自悔之實陽長則陰失位終必有凶巽

爲長女位巽毀終不可長也聖人明此開小人自悔之路易傳

新安朱氏曰隂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本義 問以五陽決一隂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彖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則悔亡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

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邪先生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无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蓋不可以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爲戒深矣語錄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七